

二月

洪小兵

二月的色彩是喜气洋洋、祥和而温暖的红色。虽然天地间还是寒冷一片，但人们的心里已是按捺不住的喜悦等待着二月到来。中国传统的年到了，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喜庆的味儿，人们暂时可以放下一切，享受走亲访友的愉悦。

我的二月有太多的情结，回忆的画面随着二月的日子慢慢晕开了，永远的新衣服，不会忧愁的童年，嘴里塞满东西、走路带蹦的小小身影。

古人曰：何处闻灯不看来。那一晚被祖母拉着去看走马灯，看舞龙、舞狮，小小少年，兴高采烈，踮起脚尖、瞪大眼睛看不够。古人曰：谁家见月能闲坐。那一夜，祖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天上人间讲个没完没了。小小少年，听得云里雾里，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眼睛看手中零食的痴迷眼神，柿饼、米花糕、麦芽糖实在是太好吃了。心里会一直想着，天天过年该多好啊！那一晚，小小少年甜蜜的梦中嘴巴也是微微上扬的吧，或者嘴巴里还流着口水呢！

画面的经典，是炸爆米花。那个炸爆米花的男子黑黑的、脏脏的。但丝毫不影响小小少年要炸爆米花的热情。农村里，炸爆米花是挨家挨户排着队的，好不容易轮到自家了，小小少年便飞快地跑进屋，把早早准备好的玉米粒拿出来。蹲在旁边等，还时不时给火扔几块小木头，火苗不停地跳动着，映衬着小小少年因兴奋而憋红了的脸。黑黑的男子，手戴脏脏的白手套，不时地转动火焰上的椭圆形铁盘。过了好一会儿，黑黑的男子便会说：好了，要开始炸了。小小少年便迅速离开，躲在门后，两只手死死捂住耳朵，伸出头偷着看。随着一声爆炸，小小少年飞奔而出，赶紧地拿起爆米花放在嘴里尝，甜在心里啊。那种眼神如晶莹的宝石在闪烁。小小少年欣喜地把爆米花装进筐，整整装满一大筐，够吃一个冬天了。

二月的底色是慵懒的。不用思考很多东西，不用着急去做什么事。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把一年来的成果与友人慢慢地细说与分享。二月的日子，仿佛就是为享受慵懒来设定的，就是让人们尽情享受节日带来的愉悦与放松。就像一个人，一周拼命工作，周末狠狠享受温暖的家庭生活一样。轻松的愉悦与紧张的工作，只有劳逸结合才能让生活呈现丰富的内涵。

徜徉在无忧无虑的二月，小小少年幸福地成长着。可日子终究是悄无声息地越走越远，永远地消失在时光之后。



只是那往后的日子里，人越长大心思越复杂，生活中那份喜悦的心情再也回不到生命最初的纯真无瑕。在如今略显凋零的年纪，终究是回头无岸。只是走在从不转身的人群中，小小少年永远怀着最初的秘密。

二月的寒冬依然冷冷的，人们依然洋溢在年的喜悦之中。古人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爱情就是想念一个人的气息，缠绵在一起的时光。古人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尽管一代大师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以此词，以为人之成大事业者，经历三个境界，而此词的境界为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但与爱情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好的爱情就是你最初的模样，就是因为你而我变成最好的样子。我找到了你，终于在最好的年华里找到了最美好的你，多好啊！

时至今日，二月的仪式感从来不曾消失过，人们的生活依然有星光赶路、繁花做伴。爱花人种花养花，花至荼靡；爱茶人烧水煮茶，喝至茶醉；爱酒人诗酒醉花前，酒至微薰。我以为人至如此，人生也许也达到了另一种美好的境界。

但二月注定是个不安分的月份。悄悄地，我们还是闻到春的讯息。早春二月，花儿抽了新枝，绿植开始变色，猫儿也叫春了。大地似乎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要挣脱一切，慢慢地苏醒来。春，迫不及待地来了。

二月注定也是个矛盾的月份。冬春交替，岁月流香。来不及挽留冬，春已来，来不及与冬嘘寒问暖，便要与春热情拥抱。我也迫不及待想把冬日里的知心话悄悄地说与春听。

二月注定更是个希望的月份。四季轮回，生活的滋味需要慢慢体验，尝尽酸甜苦辣方知幸福来之不易，珍惜当下，眼前才是最重要的美好！冬的蓄势待发，只为积攒更多的能量。像蓄谋已久爱着一个人，只为春的到来。

在二月，我们要播种希望，不问年龄，不畏艰辛，只要生机勃勃地生活着，就好！

春

孔令周

一页宣纸，徐徐吹开，
狼毫点下的字，
从一寸阳光开始，
逐个复活，
那些色彩，那些声音，
仿佛昏睡千年，
江山辽阔，
风走过的地方，
换了人间。

哀思

我与李国善的情缘

张鹤鸣

我在《知遇之恩，永志不忘》一文中说过，在瑞安文艺界，最要感谢的是文化局首任局长叶尚义和越剧团党支部书记李国善，他们在知识分子最臭的时间最赏识我，信任我。这样的知遇之恩，岂能忘怀？

女儿发来噩耗，说老李伯伯走了。我心情无比沉重，耳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眼前闪过过往的点点滴滴。

老李是昆明军区转业到瑞安的文艺干部，落实在瑞安市越剧团任支部书记，老李充分发扬民主，发挥集体智慧，领导班子度过了艰难的空窗期。后来，在徐胜东局长主持时，经过全团民主选举，新班子由李国善任书记，我任团长，姜锦华任常务副团长，以三人为核心组建成功。温州市文化局常驻瑞安的杨柯导演称之为“三驾马车”。

我和锦华冲锋在第一线，老李是坚强的后盾。有老李保驾护航，我们就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果说我和锦华是砂石和钢筋，那么老李就是不可或缺的水泥，没有水泥，建不成高楼大厦。尤其当我提议将创新幅度超大的外国童话剧《海国公主》再次强行上马时，老李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新班子刚组建就首推《海》剧上马，老李书记的支持尤其难能可贵。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老李始终与我同舟共济。直至《海》剧演进了中南海，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老李毕竟来自大部队，待人接物大方得体，正好弥补了我的不足。我虽然肯干、肯动脑子，但容易怯场。《海》剧的成功大大超出预料，猝不及防，要应对许多大场面，有老李压阵，我心里就镇定多了。

幸好，我们三人优势互补，一路顺风顺水，虽然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但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意外事故。曾经有两次险象环生，但最终是有惊无险，谢天谢地。

一次是在仙降演出结束时，返回城关的车子迟迟没有到，演职员工心似箭。等了好久，终于来了一辆敞篷车和一辆拖车。大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像许多筷子插在笼子里，没有扶手，没有遮挡，更要命的是路况糟透了，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道路泥泞不堪。人员密密匝匝插在前车的“筷子笼”里，后面的拖车装满了戏箱和布景。车子颠颠簸簸歪歪扭扭蹦蹦跳跳上路了。我和老李提心吊胆，赶紧一同挤到车屁股处压阵保护。

随着车子被高高抛起，车斗中惊叫声不断，一会儿，老李被人浪挤出车斗，半个人挂在车外，情况万分紧急，如果滑下去，后面的拖车就会毫不留情地压过来，后果不堪设想。我死死拉住老李，拼命呼叫，终于旁边的人一起伸手帮忙，总算把老李拉了回来。

还有一次是在外地巡回演出坐船返回家乡，途经乐清，轮船靠岸时，大家背着铺盖争先恐后挤上一尺多宽的跳板架，非常危险。云生和小玲的孩子才几个月大，让10多岁的小保姆抱在手中跟着剧团跑，小保姆抱着孩子上了跳板，战战兢兢慢慢移步，后面的人等不及了，只顾自己撞了上去，小保姆和孩子仰面朝天差一点摔下去了。好在我和老李有所防备，拼了老命也要拉住小保姆和孩子，总算化险为夷，平安上岸，至今想来还是心有余悸。

老李的为人可以用4个字概括：善良包容。他坚守“与人为善”的准则，言传身教。尤其是剧团，长年出门在外，千万要经得起委屈。一些演职员年轻气盛，容易冲动。有一次在平阳水头演出，与观众打起来了。老李和我派出所调解，闹事的观众讲的是当地方言，我们半句也听不懂，无法辩解，派出所也帮不了我们。领头的一声令下，大家呐喊着冲向剧场。此时，老李耐着性子，叫住

领头的，好言好语交谈了一会儿，很快交上了朋友。老李记下住址，答应换戏时送票上门。领头人受宠若惊，觉得剧团领导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如此尊重他，很是感动，立即下一道命令，那些准备砸场的群众一哄而散，乖乖回家了。老李没有食言，换戏时果真送票给领头人，于是，此人自告奋勇义务帮我们维持秩序。老李的真诚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

剧团出外巡演，我们总是先安排好所有人，最后安排自己。有一个台基，住宿条件特别差，安排好演职员工以后，没有地方了，老李和我将就着把席子铺在戏台二楼的走廊上。有女演员找我们诉苦，说住宿条件太差，根本没法睡，我们把席子掀开，愿意与我们交换吗？她见我们睡在高低不平的水泥走廊上，也就没有怨言默默回去了。

回想巡演时的艰苦与快乐，至今难以忘怀。老李、杨导和我三人同住一室，演出结束后，总是先评戏，然后天南地北地神侃，常常是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天都快亮了，这才赶紧入睡。这一切都那样美好，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不久，市委常委会决定让我去文化局任职。尽管有许多不舍，但只有服从安排。调文化局不久，恰逢市文联换届，我又被推举为市文联主席。

此时，我的创作等事业攀登上最后一个高峰，接连出版了数十本专著。虽然没有时间拜访老朋友，但心中时时牵挂，尤其在剧团鼎盛时期的老杨导演和老李书记，我们的深情厚谊是刻骨铭心的。

今年春节刚过，还来不及去看望老李，不料他已经匆匆仙逝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留下这篇短文，寄托我的哀思！

远方

项学品

正月初四上午，表兄在亲戚群里发信息：我爸早上8点10分走了。10岁的女儿看到了，天真地问：老爸，走了是什么意思？我默默地没有回答，思绪却如随风而去的气球，飘到了遥远的时空。

姨爹是一位退伍军人，曾在上世纪50年代未当过兵，退伍后转到武汉一家国有企业，后来为了把我姨娘也转为居民户口，他们一家转到江西九江瑞昌的国有大型造船厂，并在那儿安顿下来。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国有企业可是香饽饽。彼时，对于生长在浙南小山村的我们来说，姨爹一家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就如法国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约瑟夫眼中的于勒，是我们姐弟仨一年里最大的念想。好多年才回来一次的姨爹一家人，除了穿着光鲜得体外，给我们带大白兔奶糖、芙蓉糖、雪糕、崭新的衣服等物品，还会给我们讲述外面世界的精彩，让几无离开过小山村的我们一家大开了眼界。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转岗后的姨爹也是蛮拼的。虽然我不曾到过那个曾红火一时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日渐萧条的大型船厂，但我能依稀想象一位高大挺拔的帅气后生每天穿梭在造船厂和家属院之间。在已初具雏形的船舱里，他俯下身子，拿起锤子，用力敲打着每一个尚未合上的卯榫，而那清脆刺耳的回音，又从另一侧的

舱壁回头再次传到他的耳朵里。那声音如咆哮的钟鼓，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耳朵里回荡，试探着耳膜的底线。多年后，他的听力功能渐渐丧失，犹如晚年失聪的贝多芬，与别人交流已然成为了一种困难。偶尔见面时，我对他的问候，他都会示以略带点尴尬的灿烂笑容，这笑容，也成了姨爹刻在我脑子里最深的印象。

姨爹的离世，对于他自己来说，似乎是一种预感的。去年初冬时节，身体状况已差强人意的他犹如一个小孩，牵着性子一定要马上去九江走走。拗不过的表哥，无奈只得一路陪着来回。回到温州后，他曾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九江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去了。由于长途来回，孱弱的身体禁不起折腾，他便住院了一段时间。

出了医院后，他的身体似乎又回到了正常状态。每天大清早，他都会出去溜达，谁也拦不住，犹如去哪儿赶集一样。虽然已近八旬的年龄，也曾中风过，但是身高一米八几的他，步子还是很大，再加上他前行的步伐坚定，纵使有点趑趄，速度还是奇快。前不久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后，使劲地比划着，可表哥一家愣是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跺着脚，拉下脸，原本就有点急躁的脾气，更是急不可耐。原来是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理发，却没有带钱，需要从家里

拿点钱。

虽然他的作息和脾气都有点反常，但在家人眼里，他的身体状况比起住院那段时间，已经好了很多，安稳地过好这个年，是不成问题的。可猝不及防，风雨便来了。年底的一个早上，坐在床上的姨爹，突然间晕倒，转即便昏迷不醒了。送到医院，姨爹已经不会说话、不会动弹，连睁开眼睛，都是一种奢侈。在生命的最后半个月里，他没有说话，没有进食，靠针剂维持生命，就如逐渐熄灭的火焰，安详平和地走向生命的尽头。正月初四，在湖岭的家里，他缓缓地闭上那只昏迷后好不容易睁开的眼睛，去往那没有病痛、没有失聪的天堂。

我特地请了半天假，去送姨爹最后一程。那天，没有风，没有雨，天空澄澈。由于姨爹一家在外时间长，送丧的人并不多，但大家拿着白花，却都肃穆、安静。姨爹的坟墓在湖岭镇区西边的松坦公墓，3年前离世的姨娘已在这里静静等候。站在他的墓前，可以眺望整个小镇，四周峭峭的青山，如一位慈祥的母亲。穿过小镇，东边的山脚下，就是冯岙村，一个他出生成长，却在入伍后再也没有回去居住过的故园。

不远处，三十二溪、三十三溪的水流汇合，流到飞云江，流到东海，与长江的水一起流向无边无际的远方。

吾日三省吾身

吃什么？ 上哪吃？ 怎么吃？



扫一扫 不迷路

瑞城美食情报尽在瑞安日报

志哥搜店

